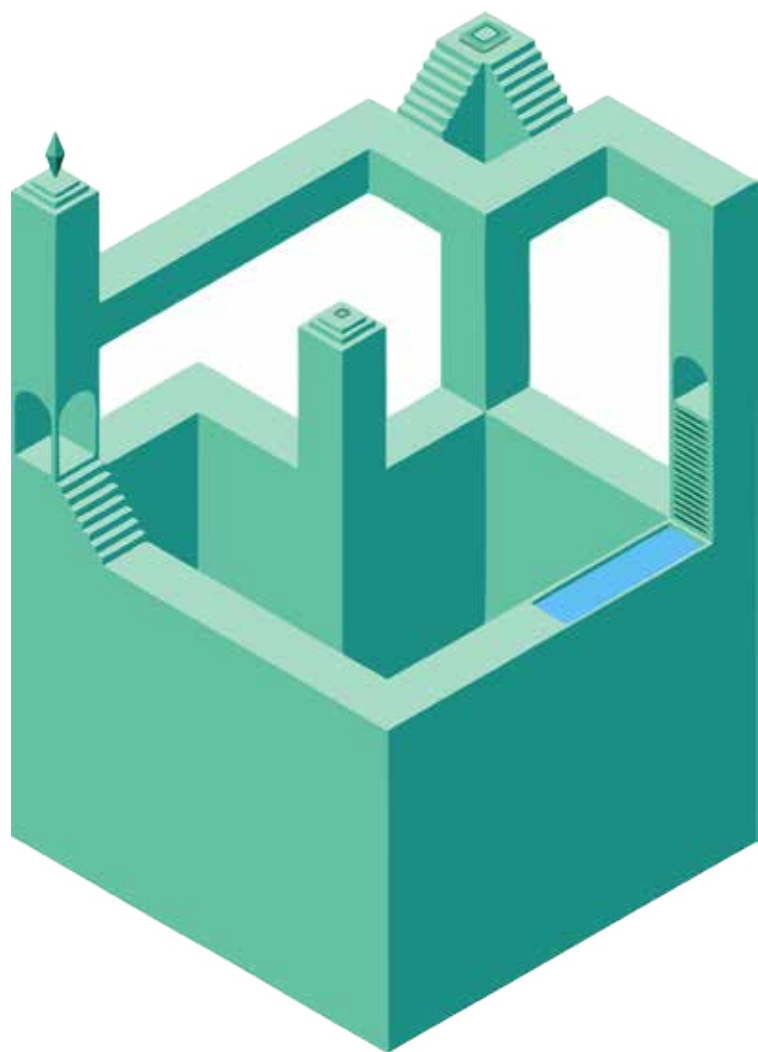




JINIANBEI WEILE YONGHENG DE JIYI

纪念碑，为了永恒的记忆

文字统筹_刘璐（本刊记者）

当时间逝去，过去发生的事件几乎被遗忘，我们将如何体验和记忆？纪念碑是为数不多的建筑类型之一，其基本功能不是居住，而是感受和记忆。因为人类总是需要一些永久和有形的东西来理解失落，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用石头和水泥砂浆来建立联系，叙述历史，传达情感……纪念碑常常被放置在广场或者城市的空旷地区，不仅起到教育、纪念、警醒世人的作用，往往还成为城市中的著名地标。



混凝土六角星的永恒记忆 加拿大国家大屠杀纪念碑

国家大屠杀纪念碑由加拿大政府建立，作为一个永恒的国家象征，以纪念大屠杀的受害者，并激励幸存下来的加拿大人。建筑位于加拿大战争博物馆对面，布斯和威灵顿街的拐角处，其基地面积32公顷，将博物馆与首都历史中心连接起来。

纪念碑被构思为一个历史性场所，由六个三角形的混凝土体量组成，分别充当六角星的一个角。六角星作为大屠杀纪念碑的视觉符号（二战期间，纳粹让每个犹太人佩戴六角星），象征数百万犹太人被隔离，惨遭杀戮。这些三角形的空间代表了纳粹及其同盟对同性恋者、吉普赛人、斯拉夫人、耶和华见证人以及政治和宗教的囚犯们做出标记，并将其残忍杀戮。

该纪念碑由两种平面组成，具有不同的意义，上升的平面代表未来，下降的平面引导游客进入纪念碑内部，游客可在其中沉思和追忆亡灵。六个三角形混凝土体量组成的纪念碑象征大屠杀时期的加拿大。有三个独立的沉思空间，其中位于中央的大空地作为游客的聚集地，高耸的天空象征着永恒的记忆，14米高的混凝土墙把游客包围在一个城堡一样的空间里，框出天空的轮廓；象征希望的楼梯从中央空地升起，穿过一堵引人注目的斜壁，指向上方广场并向议会大厦倾斜。这一形势表明幸存者对加拿大做出的巨大贡献，警告国人避免种族灭绝的危险。



穿透弹孔的凝望 戈登·莱德勒纪念碑

戈登·莱德勒纪念碑位于克罗地亚的科斯塔伊尼察市，是为纪念20世纪90年代在克罗地亚战争中被狙击手结束生命的摄影记者戈登·莱德勒而建。完成后的纪念碑，被提名2017年欧盟当代建筑奖——密斯·凡德罗奖。

纪念碑的设计包括一条小路和一个破碎的相机镜头。代表相机的镜片，被狙击手的子弹打穿。道路由混凝土石板建造而成，框在黑色的钢铁结构里，每一个石板都刻着莱德勒生命最后一年的生活，就像电影胶卷一样。纪念碑上刻着文字：“……现在，八月的清晨是平安和温柔的，一道明亮的忧郁，穿透戈登·莱德勒的双眸……”

这个孤独的镜头被投掷在高原前的草地上，指引游客望向山谷，这里是戈登·莱德勒拍摄最后一个镜头的地方。被射穿的玻璃膜阻挡着游客的目光停留，让他们在这个位置直面当年的事件。与此同时，这个完美的不锈钢圈暗示着生命的延续，框出24年前相同地方的景色。从乌纳河谷望去，破碎的镜头反射着闪耀的阳光。





“克里尔坚强”

肖恩·科利尔纪念碑

肖恩·科利尔纪念碑位于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是为纪念在2013年4月18日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中枪身亡的肖恩·科利尔校警而建造的，利用这个永恒的结构来铭记悲剧——通过展现团结力量概念的结构将“克里尔坚强（Collier Strong）”转变成为一个纪念空间。

纪念碑是由32块花岗岩石块组成，构成一个5向石窟。石块之间相互支撑构成一个内部反射的中空拱形结构，受张开手掌的启发建造，向外指向校园。中空间设有一条通道、一个标志和一个光孔，重新构建该区域。值得强调的是纪念碑将当代的数字建造技术、结构分析软件和计算技术与古老的纯受压穹顶技术相结合，创造出由硬石构成的五向穹顶和内部反射的中空拱形结构。这一建造包含由计算机控制的锯石和机械臂切石过程，以创造出多样的曲面石块。巨大的石块被运至现场由泥瓦匠依照复杂的搭建顺序装配完成。从方法论而言，肖恩·科利尔纪念碑的设计流程是一个来回推敲的过程，即不断地进行数字模拟，在构建物理模型、模拟模型和数字模型的过程中进行优化设计。这一设计同时展现了以新兴数字建造方法为代表的当代技术和以传统石块砌筑技术为代表的永恒手工艺。🏠

